文章練要

九

T 194/1139(5)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24 1958

有
974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文章練要卷之十九

大興　王兆符　述評
婿　全較
男　匡泰　閱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莊子 五外篇

達生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句法爲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句法註生之所無以爲者分外物也知之所無奈何者命表事也○起勢曠逸呼起形精不虧守氣

凝神之意養形必先之物以物養形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歸重于生生之來也不言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曲折入妙雖不轉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義海若飢食渴飲之類其爲也不免以有世有爲耳○曲折入妙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棄世者棄絶世物也正平者中正清平不係于物也與彼更生者與性命更生也事頓挫奚足棄而生奚足遺言不難也棄事則形更生則幾于天矣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一篇之主是謂能遺精而又精反以相天此段言養生全在形精不虧後文反覆横側皆不越此意而曲折逶迤層層入妙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通義謂行于水也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形精不虧○先提後論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註同是形色之物耳未足以相先也○禪家所云空色蓋竊取此意以立言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註至極者非物所制○左傳爲敵所執曰止即此以制訓止之義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註止于所

受之分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極言純氣之守精深微妙此形精所以不虧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形精乘亦不虧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遻物而不慴音義遻音悟干觸也慴之涉反懼也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妙論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註不闚性分之外故曰藏○與前與天為一反又喻以相天相照復讐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皆以其無心也夾此二喻妙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註不慮而知開天也知而後感開人也○又申明天字之義奇文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奇文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眞再言純氣之守筆益超妙蓋由形精之不虧○形情不虧之一証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音義痀於禹反僂音縷蜩音條蟬也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註累二丸于竿頭是用手之停審也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厥株拘音義厥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監也

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先論後繳與上節變其痀
僂丈人之謂乎形精不虧之二証顏淵問於仲尼曰吾嘗濟乎觴
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遊
者數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註謂能沒于水底
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遊者數能忘水
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
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
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殪注即孤注
之注殪與昏同惑也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段三節竹承外重蒍內拙二話

形精不虧內重者也操舟之說正論也正論反繳又變○
形精不虧之三証○第二段反覆申言以証首段更為下
二段之綱
章法錯綜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音義學養
生之道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籌以
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
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
以正論入下用反解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岩居而
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
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音義薄簾也走
往也言無不至其門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

則文衽廣飲食之吟文單為此節問而不斷靈奇虛幻又一

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切內外論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註鞭其後者去其不及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註藏既內矣而又入之此過于入也陽既外矣而又出之此過于出也若槁木之無心而中適是立也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又正論夫畏途換筆妙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仍反收○反証一祝換筆宗人乎端以臨牢筴音義牢豕室也筴木欄也說彘曰汝奚惡死奇文吾將三月豢汝十日戒三日齊藉白茅加汝肩吳乎彫俎之上則汝為之乎奇文為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為謀接人論跳脫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于睩櫝之上聚僂之中則為之音義睩櫝當作篆輻輻車所以塗蔞翣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點化之中入妙○反証二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奇文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誤詒為病數日不出音義誤音熙一音哀詒音怡一音臺失魂魄也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突○元能傷公形精自虧則病鬼二語已點明下開筆暢其旨夫忿滀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音義忿滿也滀結聚也精神有逆則上而不下則陰陽結於內魂魄散於外故曰不足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

為病此解自傷也上二語襯此句 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方論鬼 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户内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蠪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水有罔象邱有崔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音義沈水汙髻音結崔本作崔音臻○撰出如許鬼且觸處皆鬼奇文○又以無限鬼襯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奇文○既言自傷則病鬼鬼之不祥也孰甚不意結撰出此句桓公矍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病鬼妄也見委蛇者伯而不知其病之去亦妄也非形精自虧之故乎舉憂樂皆不能自主可哀已○反証三○第三段皆應外重者內拙而橫側言之紀消變筆子為王養鬬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響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註言養之至於全猶無敵于外況自全乎義海望之似木雞則內融而外化遺物而獨立此明養氣以全神也學道至于形如槁木則氣與神不待養而自全矣○又正証一突以養雞設喻空奇靈異不可方物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

兩段分應 第二段看他穿插錯綜之妙

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俱出（註磨翁而旋入者齊也 回洑而湧出者汨也 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與操舟相映 又正証二）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註視公朝若無則 又正証三 筆法 跂慕之心絕矣）其巧專而外骨消（註性外之事消也）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觀木之天性與形軀至）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打轉天字漸就收束）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註盡因物之妙故疑是鬼神所作 又正証三 第四段應第三段前兩節而橫側言之）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疑人名）使之鉤百而反（音義 稷稌其能圓而而不知止）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

（此節應用志不分乃凝于神）

（迴波）

敗。通義自用勞神理勢必敗況馳騖工倕旋而蓋規矩指于外者形神俱勞乎○又反証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通義但以手轉不須用規矩故曰蓋由其手指與方圓相忘是以不必以心稽考也○引起忘字已屬揔論然以工倕設喻又緊接上四節來極錯綜之致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通義會者合也心與所學相融之意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忘之為德乃形精不虧之極致收拾通篇淋漓精透大意已渾結于此下又拖叙孫休一段盡而不盡綜變無窮另起○第五段又一反証以為廻波而後揔束通篇也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逐於州

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胆遺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遥乎無事之業是謂為而不恃長而不宰又以至人之行將形精不虧一為今汝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將形精之虧一為煊染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為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別尋歸逕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

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為具太牢以樂食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一喻○不可以形精不虧形精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樹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音義大鳥吞蛇又云委蛇泥鰌則平陸而已矣以一喻為兩喻反養生情不使意盡今休歎敖寡聞之民也通義歎敖者隨件開諭漸次引掖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鼷以車馬兩喻樂鴳以鍾鼓也三喻彼又惡能無虧乎哉休之行形精虧者至人之德形精不虧者此兩結之也妙在正叙已畢另從惑字取逕引三喻反言以結之令人徜徉于無際也

以達生名篇養生主之餘義也達生之道在于形精不虧寔實疏解精深曲妙不履虛不談糸不事神奇不從幻態而逶迤宕往恣肆汪洋令觀者應接不暇而為之神怡為之意洽也又烏可不遊息于其間乎

首段一篇之主第二段反正申言形精不虧三四兩段又反正橫側應第二段後兩段則揔束則餘波也立格亦平而意匠經營却極錯綜穿插之妙一形精不虧耳分作純氣之守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外重者內拙三項

首段為第二段之綱。第二段又為三四段之綱。層層遞轉錯綜。已妙而第三段三節皆應外重者內拙。第四段前兩節應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後一節應純氣之守。穿插無方更活變其層層遞轉之局而錯綜更妙矣。第五段又綴以東野稷反証以為迴波。又以工倕數語引起总字。且以緊承上四節。將上四節一束。总足數語渾結形精不虧淋漓暢滿。將通篇揔束又拖叙孫休一段餘波。結穴出至人之自行。煊染形精不虧。以休之行。煊染形精之虧。而開出惑字一逕。引鳥鼠鷃三喻。喻衆人不能形精不虧之不足與言。而以惡能無驚結之。杳然其無際也。嗚呼。觀其略。平平爾。究其詳。其錯綜之致何其曲。奥靡涯乎。以為平者孰知其不平。以為不平者孰知其平。意匠經營。平也不平也。要非恒情得窺其萬一耳。

田子方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引起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一眞人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為人也眞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眞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簡括數語順子之特已接物渾然具見非其心不死邪非其道存邪無擇何足以稱之不能稱正見其不可以言求須臾逆于心也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旁襯文侯不言此下用以為流連頓挫之筆文情特妙召前立臣而語

蘧簡單于子方口中稱述順子而以文侯頓挫之後又不露心字與下三節俱不同

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神怡心解更不可以言語形容即後老子心困焉二句意吾所學者眞土梗耳見其亡而無所存耳夫魏眞為我累耳影後爵祿不入于心○述東郭順子之心不死而道存

此節亦簡于雪子自言則世人不知其心觀仲尼知其心而頓挫在前與上節變

人適齊舍於曾曾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于知人心映後莊子論曾少儒提心字却先于旁面見吾不欲見也頓挫至於齊反舍於曾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映心死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

言字乃心字之襯極言心與道非言所能加後段論衆人乃離道言心則不必以言字襯矣

此節詳兩層排起後

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通義規矩禮法也龍虎文章也○反映心死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註禮義之弊有斯飾也是以歎也頓挫仲尼見之而不言註已知其心矣○方入正意却不露心字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道存二字不死之要只合見于此踪跡最不測亦不可以容聲矣干聖傳心之妙雖近于禪然知者見之以為知仁者見之以為仁其契悟何窮矣○述溫伯雪子之心不死而道存顏淵問於仲尼三眞人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

夫子自言其心精深渾妙格入變

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亦言道也逐層以言字詮解奔逸絕塵為不言故無從着力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雖于言求聖人然心追聖人之不言而不得其故所以為交一臂而失之

歟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驀然後心死說起突兀奇絕○爵祿入于心死生入于心則心死矣并後半推引全文俱挈動而人死亦次之此承哀字言莫哀于人死然心死為大人死次之死字亦通篇關要眞人之心不死不以人死亡其心也衆人之心死即人不死亦死也

閒筆

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比方日之出入有目有趾者凡能視能走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帶點存亡伏後凡亡脈萬物亦然凡不能視不能走者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萬物之死生皆有待于日之出入故有盡也有盡則心死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邱是以日阻此聖人自已傳心之妙解者俱不當余以文義詳之蓋言我受形于造物與物一也但不隨化以待盡耳當其動也效物而動亦與物無異而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不比方于日之出入也凡薰然成形者轉瞬即化為異物知命者又豈能預規為其前之所不能為哉我以是唯恐與物同盡惟終日乾乾自強不息以前往耳前數語是所以奔逸絕塵之故是以日阻一句即奔逸絕塵也聖人以存心體道之功著其不死之效較前兩節為加詳矣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

此節更詳變筆引入亦是老聃自言中單論道体然後繳合心

顏淵造詣與聖人交一臂耳尚且失之況其他乎故可哀也 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爲有是求馬于唐肆也（註）著見也唐肆非停馬處也○見我所見謂步趨馳謂言也可以言傳者一過即盡而不可復求之以爲有矣 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 二忘字兩意上忘字言吾之示女相忘于言下忘字言女之從吾忘吾之所不言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女向以言求吾是言過而即忘乎故吾也然吾之常存而不盡者心耳道耳此豈至于忘邪所謂有不忘者存也單以存字狀渾含陶勁○述仲尼之心不死而道存 孔子見老聃四眞別聞一逕引入筆變人 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熱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邱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

字格又變

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揭心字入矯橫物之初指道言）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接口即頓挫二語文情特妙）嘗爲汝議乎其將（通義）將者自無而有將然未然之謂蓋以道體不能言其幾略有可言者 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以萬物始生言）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以日月運行言）生有所乎萌（接）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以死生終始言）○皆即其將以証其初莫見其形與功 非是也且孰爲之莫知其無窮是初也然終不可言也 宗（非是初孰主是將）孔子曰請問遊是（應道心）（通義）心盤桓于無朕無方也 老聃曰夫

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一逼真人○至美無以加于此至樂無所撓其心○上文單論道體此轉筆謂得之人即為道存下文方論心不死孔子曰願聞其方通義趨向之方得其所一曰草食之獸不疾易數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義海小變謂生死大常不壞也不壞者一接死字

靈之本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能不以小變失大常則不畧為外感所動而趨向一矣夫開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天下雖大萬物之所聚而已萬物雖多一心之所統而已得其所統則四支百體將則萬物皆我之一體而已又何不同乎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既以萬物為一體而同之則我之一體將為塵垢死生終始將為晝夜之小變而誰能滑

哉況得喪禍福并小變之不足言乎○死生原是正意棄得喪禍福原是餘意後忽將爵祿死生並言遂爾奇變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就得喪禍福言一筆為後文之引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守其在我之貴而不以小患失大常即遺萬化而我之常存固無極也夫如是又何事足以為心之患已○將心之所以不死說得精深透闢方一筆繳合道存心字局整體崇較上節更加詳矣為道者解乎此收道字完

附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偃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脫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汋也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再逼眞人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邱之

於道也其猶醯雞與註醯雞甕中之蠛蠓○用 揄略宕方好以天地收 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以脩心作餘波再將心量之大全一為形容以見其同于天地○述老子之心不死而道存○共四節為一段前三節雖有詳簡然皆渾言心不死道存且不正講心字此節開口即揭心字入後單論道體又轉道存又單論心不死既繳心字又收道字完密無滲漏四節中又以此節為中權正義 莊子見魯哀公音義莊子與魏惠王齊威王同時在哀公後百已盡下皆推引二十年通義胠篋篇謂陳成傳世十二享有齊國此言見哀公與陳恒同時矣余意哀公字或有誤或以哀公時儒為多故借哀公立說不必泥也 哀公曰魯多儒士以儒士襯眞人少為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映前魯人請見濕伯雪子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方履者知地形緩佩玦映前天地之大人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於中國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接之死字死生入于心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此莊子嘲儒不知道而以下節死生不入於心為案也案在下而証在前又接前段四眞人甚覺不倫奇變生矣○義海謂儒者一人為尊孔子余意不然此節只重在儒者死生入于心儒者一人只陪說耳不必泥也而與溫伯雪子一節相映徹則造化無心之妙耳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

川為推引立案也前節論魯儒証死生也

此若後有虞氏二句在而其述猶可尋也後元君文王兩節証爵祿也此若後百里奚二句于後其述猶可尋也蓋死生案原應在後死生重也立意未肯也以因倒置魯一節引証下前作

心故足以動人（突立兩案屹然山起○前單以死生立言此忽以爵祿平列乾坤一變○有虞氏亦眞人也然只借以立案故不入四眞人之數）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贏君曰可矣是眞畫者也（音義儃吐但反舒閒之貌般礴箕坐也○忽叙一畫者與全文絕不相蒙甚奇要之只是証爵祿不入于心而已行絕跡耳）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諸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頎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它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群長官者不成德鍥斛不敢入於四境（音義鍥音史六斗四升）列士壞植散群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鍥斛不敢入於四境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爲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爵祿不入于心）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

七節俱變綜耳

夢為乎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為循斯須也（引臧丈人証爵祿不入於心論文王疑兵也）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與畫相映）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註左手如柜右手如附枝右手放發而左手不知故可措之杯水也）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註箭適去復軟沓箭方去未至的已復寄杯於肘上言其敏捷之妙也）當是時也猶象人也（註不動之至○形容愈妙下文愈襯得妙）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與其鈞莫鈞相映）非不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于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死生入于心）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三逼眞人）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形容至人眞視死生如塵垢閒中發論忽與前一印正）今女怵然有恂目之志（音義恂收轉心字恂慄也）爾於中也殆矣夫（引列御寇証死生入于心）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義海中心閑豫故鼻間栩栩然息深而動微）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爵祿不入于心○叔敖亡彼我

超乎爵祿而可入于生死之域竟。開。筆。不。再。找。叔。敖。超。妙。點矣故下引仲尼之言揔結眞人仲尼聞之曰古之眞人眞人揔括前段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刦伏戲黃帝不得友揔四句即上文上闕青天四句意而就人事顯言之揔見無一物足以動其心所以視生死如塵垢接。妙。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況爵祿乎仍分出輕重○此句即暗找叔敖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住得渾附○又揔括四句直說得至高至深至大至小涵蓋天地萬古不磨方盡得眞人分量方說得以死生為小變不然死生亦大矣而可以易言之哉眞人分量說得毫髮無遺憾而文章之體要亦毫髮無遺憾矣○引孫叔敖証爵祿不入于心叙畢竟引仲尼之言揔結眞人而合為一節文章之法有何典要哉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合。道。存。爵祿不入于心○以存字結穴以亡字陪應前伏存亡有千里來龍之勢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妙文妙義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一意三疊夷猶無盡○亦証爵祿不入于心然又以喻眞人之死有不死者存則并死生渾結之并通篇之意渾結之神外之神法外之法也○共七節為一段乃前段之推引而深淺反覆以盡其意也

千聖傳心之妙莊子就四眞人指出以示人也前段述四眞人之心不死而道存精深玄奧大意已盡後段乃前段之推引明衆人不能如眞人之不死而眞人獨千古常存也章法自平坦但用筆有參差用意有隱顯頗

難尋索叙四眞人詳簡不類參差也後段襍叙爵禄死生亦參差也述四眞人無非道存而道存字單見于温伯雪子其餘或單見道字或單見存字述四眞人無非此心無非此道而寔論道體寔論心不死單見于老聃其餘心字或不見或反見用意有隱顯也後段論衆人心死則道不存是道字神脈并包涵後段而後段不復見道字亦用意有隱顯也不能窮其隱并昧于其顯矣果能灼見于其顯即可探索其隱矣隱顯明而參差見矣雖然隱顯之用陰陽之不測也曷易窮也哉

前段用筆極變化而局自整齊後段接莊子見哀公一節不倫不類文格一變又接百里奚一節生安硬插且將爵禄平論用意忽乖格律又變詳其意不過是哀公一節倒置于前與上段既不倫百里奚與有虞氏兩案更與上下文叅錯耳略一倒置遂生無限奇變然使竟置百里奚一節于前則後半俱屬平境無生趣矣

後段推引言衆人以生死亂其心更由于以爵禄亂其心總以百里奚一節為案前一節後五節或證爵禄或証死生証死生皆反証証爵禄皆正証葢言能不以爵

祿亂其心者眞人以下尚有之能不以死生亂其心者眞人以下未有也前段述上聖分量後段并為下學說法也

有者無之對知與言皆者不知不言皆無一涉于有則非無則非道矣故以不知為

知北遊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弆之邱（音義弆符文反又音紵義海玄水喻多識之士欲求歸本源隱弆之邱謂未能隱其知猶有以示人也）而適遭無爲謂焉（既無為又無謂何非道乎）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第一問主）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一問中又兼三問○三句排起句調峻嶒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也不知答也不答非不知知妙○知不得問問窮○所遇即道但欲用其知慧故交一臂而失之）南登狐闋之上（義海又向明以求之而疑心不決也）而睹狂屈焉（狂則不能無言屈則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遠然亦無非道也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再問）狂屈曰唉可以忘言雖求之于

知無也又以知為不知有也

余知之亦是不知却先注一句知妙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同一不知荅也句特變○頓挫知不得問問窮○又交一臂而失之反於帝宮見黃帝照後無始而問焉義海求諸內黃帝居中之主不得不應○三問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盡歸于無道之根本已具然不外無為謂之不荅狂屈之忘言雖求之又遠而亦何非道也○對上三排句益峻嶒勢尤雄厚知問黃帝曰四問○又有此問知慧之蒙遂終于失道我與若知之知字兼我言妙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為謂眞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通義無為謂守虛而不逐問狂屈方逐問還守虛皆所以滌知者之外求也黃帝落言詮矣雖其荅皆本於無而聽者終入於有故不近也○黃帝斷論已是定案下又特發聖人行不言之教已可釋然其如知慧終不可入道故反覆辨論後又引無始之言定案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轉二境知言一合故聖人行不言之教提句立案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平排一層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遞推一層禮者德之華而亂之首也收束

提出物字已伏末段招有道無之脈

一句○從無歷言以至故曰為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歸根無為而無不為也不知乃無不知也今已為物也提物于有為下損字作地步欲復歸根聖人行不言之教以道體歸根于無也不亦難乎其易也其惟大人乎兩句開合文情妙生也論歸根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論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其紀

故萬物一也。合物○就生死論歸根以人物之顯者言之也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奇文至文○美惡神奇臭腐俱以死生言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一者無也貴一者貴歸根于無也不言之教不已曉然乎不知複迹意下文復舉前言為問知之蔽也而文不測矣謂黃帝曰五知春奚迴前言問吾問無為謂無為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余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余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不知乃知ヒ乃不知凡作四層翻折愈折愈靈愈妙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通義歸狂屈而不舉無為謂終于無言也○第一段以知問道發端黃帝乃居中之主故首述其言以立一篇大意下兩段皆斷提天地反覆開論至泰清之問方正應此段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突起三峰天畔懸岩觀者心蕩○只是天地一句又抽提聖人出四時二句並列奇筆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天地萬物兼承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聖人天地推論天為地為萬物之根接死生接歸根合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物之死生方圓見為有也莫知其根于無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音義扁音蟠通義不已之意○非音篇又無為之根而能如是邪六合開論為巨未離其內秋毫為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沉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合四時運行天地聖人合論皆道之要歸而以無為本也

處文法如萬仞霞梯空中聳起蓋特欲高置青霄使天下卑者暗者皆得觀瞻也

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合萬物○句上藏一根字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收句故下結之曰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提天地與聖人合論說明本根以見無言之教所完密○提天地與聖人合論說明本根以見無言之教所以體天亦貫通篇而下兩節又單統于此節章法綜變

齧缺問道乎被衣第二（接問）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問賓）不荅其問道但語以離形去知（妙論）而道自至緊與知問相對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無為也言未卒齧缺睡寐（不復再問而睡寐已入忘言之化矣）被衣大說（歸根也）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眞其實（知忘言至此始知道）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音義媒音妹晦音誨媒媒晦晦貌）無心而不可與謀

（諸川有字無字之局為之一變文之体勢亦一變）

忘言至此始得道彼何人哉（彼何人哉人而天矣○機神相冥精契神通觀道于天地者不當如是邪求道于聖人者不當如是邪）舜問乎丞曰（第三問賓）道可得而有乎（飛空挾有字入）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空中轉身突將有字翻盡）舜曰（再問）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宕一筆以便翻卜）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註氣聚而生散而死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註氣自委明其委結而自成耳）結而蟬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是天地之彊陽氣也（註彊陽猶運動）又胡可得而有邪（單以有字翻無字不集一意突空舒卷如龍蛇着此一節以活通篇之勢○後兩節皆承前節天地言一証以齧缺得道直為天人一証以丞之語舜即

身之所有莫不歸根于天地為第二段　孔子問於老聃曰第四問賓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齊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先空已之所有也與被衣荅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道不可言無也崖略可言生于無也生于無仍歸根于無也夫昭昭生于冥冥有倫生于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義海四句明天人之有生于無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即萬物之生以窮其根于無邀於此者四枝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也明得乎根于無之用其用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綜括天地日月萬物皆得乎根于無之用此其道與指點其崖略作疑詞以見其難言○略一束且夫博起峰之不必知辨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義海世人徒以巨匕博辨為知慧而欲求合乎大道聖人以斷棄之矣○激射知問若夫益之而峰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雙峰並起一反一正逼應聖人行不言之教而文勢至此一為關鎖倏然改觀則復始也音義魏魚威反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就其發皇者觀之亦君子之道也然其外也非其本根也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內也此其本根也此其道與再就崖略指點仍作疑詞與上彼其外與抑揚唱歎妙合忘言之旨○再略一又起東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註無所偏名處於天地之間直且

為人（註）敖然自放。所遇而安。將反於宗。反於本根。自本觀之。自其所反接者觀之。生者噫醒物也。音義噫噫聚氣貌。○即聚則為生意。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世人用其知慧執無以為有便視死生壽夭相懸便視堯桀是非相懸矣。果蓏有理。音義蓏力果反。人倫雖難。所以相齒。人倫雖難處然亦如果蓏之有條理。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聖人所謂相安于自然而已矣。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聖人所謂安人倫。調而應之。偶而應之。之自然。調而應偶之德也。隨物所應而各得其至當是其德之大全也。偶有所應而無不得其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倫是其道之至足也。而應之為德。為道也。豈有形迹可求乎。非根于無之為用乎。千古聖帝明王又孰能外此以與起乎。不自觀之人生天地之間乎。○又一小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忽然而已。注

然勃然。莫不出焉。言其生。油然。漻然。莫不入焉。言其死。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生物人類皆以死生為悲哀。不知其為解其天。弢隨其解。其天弢隨其天袠也。袠也。（通義）天弢天袠猶曰天刑。蓋以人之甘于桎梏如弓矢之在弢袠。紛乎宛乎。（註）變化。烟煴。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收到。歸根。不形之形。形之不形。二句。總上。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不形二句反本之論也。然是衆人所同知。非將至于道所務。將至于道不待言矣。將至。即謂孔子。此衆人之所同論也。為衆人所同論。非為孔子所獨言。將歸束于無言之旨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即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意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不特言論見上聞上空諸。一切乃為歸根。乃為得道。此之謂大

得。應得道○三起三束論之至詳却只是明見數語為道之大得○道本于無然其用散見于人物則見以為有故必寔言其有者皆本于無而無之用乃共見于天下此節與下節皆從有發論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第五問賓道惡乎在變有言在亦是飛空而入莊子曰無所不在便開出無量世界

東郭子曰期而後可再問莊子曰在螻蟻又開出一無量世界曰何其下邪三問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四問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五問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問窮莊子曰夫子（鎮）之問也固不及質（義海）固陋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也（襍）一喻并帶不及眞質一問妙每下愈況（音義）正亭卒也獲其名也監市又魁也（猶虛豈反大豕也履踐也市魁履豕履其股難肥處故知豕肥論道亦況下賤則知道也○以愈下愈微之物為言愈覺古雋豈非化腐臭為神奇邪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汝唯不能必無一物逃乎道豈知至道固無乎不在若是邪大言亦隨舉一言皆然也周偏咸三者異名同寔其指一也又一喻不倫妙○引喻將上文畧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應遊）游乎本根○提一筆領起直貫至大智入焉而不知所終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為乎二句揔下兩層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三句論無為之無內以體象言寥已吾志（註）寥然空虛○感無為之象而有寥然之志○領下四句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閎（註）虛廓之謂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四句論無窮之無外以用言○忽幻出一種清虛玄造之境絕世奇觀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

無窮無為伏下泰清問之脉

虛靈渾脫一變上之委備舒徐固道量之無窮而神其變化邪

提出道物

之分再伏末段物有道無之脈

寔叙一老龍之死証

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義海〕物ヒ者道也與物無際道生萬物之謂有際者物各有限量是為物際不際之際道散而為物際之不際物全而歸道○又幻出一種盤空靈與之境絶世奇觀○不過從萬有說到歸根于無一意而干轉萬變其詞百不窮而其筆亦百不類非所謂億萬化身千手千眼仍○申○上○文○意○筆○又提叫句並棠者邪

謂盈虛衰殺本末積散綜變彼為盈虛非盈虛彼為衰殺非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也盈虛衰殺本末積散不際之際也非盈虛衰殺非本末積散際之不際也○無所不在者無所不有也遊于無何有之宮歸本于無也無為者道之體無窮者道之用就空虛之際言其體用又根本之精微較老子之論更有內外之辨

婀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婀荷甘日中奏户而入曰〔音義〕奏處野反開也老龍死矣歸根神農隱几擁

耶後之論死生

杖而起曝然放杖而笑〔音義〕曝音剝放杖聲○悟夫死之為歸根曰天知子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稱天者尊之ヒ詞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註〕自肩吾以下皆以至言為狂○言老龍不以言傳也弇堈弔聞之曰〔論〕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也〔註〕言體道者人之宗主〔義海〕即指老龍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此泛言開筆也又況夫體道者乎引老龍以無言體道明証聖人行不言之教也下又開筆將道字綰結數語揔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註〕冥ヒ而猶復非道明道之無名也○應老子明見無值數語而又深一層言之此節體道于無言東上兩節言有歸于無為第三段而末又單將道字綰結數語通東前文又一綜變於是接

二字揔承上兩段直接第一段而言泰清問乎無窮曰第六問主中賓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不知乃知也又問乎無為再問無為曰吾知道知乃不知也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三問曰有曰其數若何四問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者氣也無窮無為者道也前後之無為俱就人言此無為單指道言問者應者俱屬空虛無有蓋言道即以為知道亦為失應也蓋借以打轉知問以便入無始之斷論証黃帝所論為確乎不易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五問○無始又無窮無為之根本○照前黃帝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

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領起下文無始之論○空虛問答故泰清終能徹悟以知慧問答故知終不能徹悟兩問遥上相照映帶前後問答○又將知字翻折愈折愈靈愈妙賓主隱然可見無始曰莫尊于無始故以斷道之本體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再應聞見而以言並提句又變知形形之不形乎知不知之知○若上三排句跌落下句道不當名斷定道之本體應聖人行不言之無始曰莫尊于無始故以定問答之案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斷問答之案應聖人行不言之教○渾賓主于中奇絕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宇宙之大內不知乎太初太初之始是

玄机妙會却從寔際勘出萬古常新毫毛無間文心道心遺物立人而立天獨也

既以無始問道為虛不應再問矣隨文接光耀之問奇

以不過乎崑崙崑崙應遊之高不遊乎太虛太虛之無○太虛即無何有之宮也然則不遊乎太虛而徒事北遊南遊之紛紛無益也忽收應起處○前後文脈俱以此節為結束章法最奇最變又下兩節單統于此又接問節更變光耀問乎無有曰第七問賓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又兼舉有無為問奇既謂之無有矣又問其有乎無乎奇○光耀尚有形可見無有者太虛而已道豈有廣大于太虛者乎此因上文不遊乎太虛又特引太虛以証之也光耀不得問問窮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實寫出一空虛無有聞見俱寂之道非所謂知不知之知乎形上之不形乎光耀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歸根及為無有矣歸根何從至此哉光耀與無有一問耳所謂未能無也故惟光耀能問乎無有亦惟光耀能視無有知無有也

光耀亦與道無幾哉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音義大馬司馬也捶者玷捶鉤之輕重不失毫芒也大馬曰第八問賓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一切俱空乃能有開筆收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雖人事至小亦必遊于太虛而根于無也兩節應上節為第四段冉求問於仲尼曰問賓未有天地可知邪又飛空而入○亦從無發問而不知問所謂無者也仲尼曰可古猶今也開出一無量世界冉求失問而退問窮明日復見曰再問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

即物與道則先天地有無之分決有無之極言之也

然也神者先受之（註）虛心待命斯神受矣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註）思求更致不了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渾古今終始于無乃見古今終始矣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即未有天地可知之喻冉求未對問窮仲尼曰已矣未應矣冉求所問者物夫子所言者道物離根本則無物可言故曰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道為天地之根本即未有天地而可言道夫子欲開悟之而求不復再問故夫子謂求終不可悟下特自舉物道以明之此與莊子與接輿東郭子問荅相同不以生生死死生不以害無不以有不以死死生不以無害有○二句皆言物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此言物歸根于道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義海）復提起問端言獨有道居天地之先物無先天地生者物物者非物（義海）道生天地萬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若以物論萬物皆物也物不得先物由其有物也由其有物則生ヒ不已日接乎前者皆後起之數也○至此方將有字注明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聖人之愛人者有也其所以愛人者亦乃取於是者也言聖人之所見為有者特取于物物者之生物非其所以物ヒ也又無也暗應第二段觀于天地之謂顏淵問乎仲尼曰第九問賓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無將迎而湛ヒ于中此眞遊也○應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義海）外化者柔以和光內不化者介以立德內化者心隨物遷外不化者矜持矯俗○化不化乃其有將迎無將迎之根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能外以化物即一不為外化者也安化安不化皆安其自然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安然與之相迎必不與之相多所謂遊于無將迎也○此

又辨明聖人所以能無衆人所以為有之故而令學者有適從也

即人事之相與而歸根于無也（開）○又造出化字一境又一改觀稀韋氏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鼎也而況今之人乎如以圃圃宮室名古帝王外不化者也外不化者即古之君子若儒墨者師而以形迹是非相鼎也況今之人乎此又追言學者執物之有以為道之無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傷字應作溺字解唯不為所溺則一體道之虛衷而已何將迎之有哉○此又辨聖人不混于物之有故能歸根于道之（又開）山林與皐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若為物所溺豈但溺于物欲而不知返哉即遊心于山林皐壤空曠之物而樂生也一有樂則有哀樂相循為物所役而我不能主悲夫世人汲汲忽焉若白駒之過隙而直為物逆旅耳○此又言衆人溺于物之有而認為道之無（承上文又起）遂終不能歸根于道也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收知字）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承上遞下）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寃其溺于物之故只是知慧之為蔽而求免于無耳）至言去言（結聖人行不言之教）至為去為（結歸根于無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結知○兩節說明道物有無之分說明蔽于物者由于知慧之為害而以去言去為齊知之知收結前段為第五段）

亦大宗師餘義彼直指道體以眞人眞知為眼目此以知問起以齊知之知收為學者以私智錮蔽終不可入

道故明聖人行不言之教以啟廸之也雖亦詳論道體然爲學者知慧之蒙而發故聖人行不言之教歸根于無爲是主道字是眼目

局大而詞昌章法排奡從横整齊變換用筆純乎内篇而制勝又迥乎獨異故文至蒙莊不可以天地古今測量也分五段看首段單叙一段問道後四段中平列八節問道但間以天地不言老龍之死大馬之捶鉤三節初閱之何其排奡何其整齊詳讀之方知其至排奡却極從横至整齊却極變換第一段首尾叙問答中提聖人行不言之教歸根于無爲以貫通篇即一段中已極從横已極變換第二段天地聖人合論亦屬揔括而又單以下兩節齧缺之爲天人丞之語舜凡身之所有皆根本于天地統之第三段前兩節跟上段有字平列而以老龍之無言東之後又單論道數語并前文總束之第四段泰清之問打轉首段而無始定道體斷問答案爲通東前後而又單以下兩節天地之至大爲遊于太虛人事之至小亦必遊于太虛統之三段九節只似平叙而其中之從横變換乃如是而排奡愈妙整齊愈妙

矣第五段論物有道無兩節串說一變通篇之局而愈見其排愈見其整其從橫變換亦愈妙也然而觀者方眩于問道之是非方眩于無問無應之斷案又況論有論無論物論道其說千端錯出至襍至紛而更烏識其始終條理乎蒙莊之文無排無整獨此全用排整而至不排不整故制勝又迥異也

知賓主則知奇正知奇正則不為奇所眩方不為正所掩是單為知發知問主也泰清之問主中賓也其餘之問皆賓也第一段提聖人行不言之教歸根于無為皆對針知發脈二三兩段又發明歸根辨明道體雖亦無非對知言然以文勢論却是開筆但離形去知博慧辨知數語一相關合至泰清之問一節方與首段合方與黃帝之言寔實作一証據聖人所以遵之以為教也故泰清之問為主中賓以後之文至結末數語方收應知問其餘莫非旁引曲証與二三兩段相廻環呼應以盡其致則前之四問後之三問只是反覆以形知問耳皆賓也主一賓七無始之斷案單為一主談而渾七賓于其中則所謂奇也不為通篇問道之奇所眩而知問之

爲正復何所掩乎不然既謂問道應道皆非何以聖人亦未嘗不問未嘗不應又何以有問者之窮不窮有應者之有內無內也

不過以有字陪無字而于變萬轉百出不窮則用筆之妙也知與言皆有不知不言皆無生爲有死爲無物爲有道爲無以知問以言求有也行不言之教無也歸根于無爲無也遊于無何有之宮遊于太虛遊于無也老龍體道道不當名道無問無應又明聖人所以行不言之教也襍出兼陳莫知其紀而其寔不過論有無一意

其論有無不過謂衆人以有求聖人以無教後段辨道先天地而有故謂之無物後起而日生故謂之有衆人執有以爲道只可謂之物不可謂之道直揭有無根苗以示人而聖人以無言立教之旨始盡也而一轉筆闢一天地又一轉筆又立一乾坤蛇龍神鬼齊趨腕下供其奔走飛騰而以一靈幻化謦乎其不可窮也

文章練要卷之二十

大興　王兆符　述評
婿　管成基　仝較
男　匡叅閱

莊子 六雜篇

徐無鬼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病字引起苦於山林之勞顧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

有何勞於我（迭入有致）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指出嗜欲迭迭已見立言之旨但迭迭字既不顯著嗜欲字亦祇見于此故無踪跡可尋〇性命之情神也心也耳目形也驅心以就迭迭者也性命耳目雙提伏後形神耳目心等意〇二病字反正對舉筆情妙）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截住便入狗馬之喻）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生動）下之質執飽而立（映嗜欲）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視日穆然不以飢飽為事矣亡一則泯然不見一情之形矣）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生動）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與論狗變）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加一句形容喪一更有神采〇可以規矩鉤繩御以有未喪者存也若一之俱喪復何能御復何能病乎〇若卹若失喪一皆指誠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遊于六合之外）武侯大說而笑（迴映上文超然不對且生出下文一段閒論）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版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亦是迭迭且映後堯舜）而吾君未嘗啟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又用喻變上之生動而為宕逸）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

（女商之意插入一段閒論耳目一新然亦句句帶迭迭出以妙也）

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勞王以狗馬又喻去人滋久罵世語快甚然似戰國滑稽口吻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乎鼪鼬之逕跟位其空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而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即上喻又點染出一種情致寫得斐然有當于人心久矣夫莫以眞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眞人之言即指末段眞人知天之所謂非指上狗馬之喻為眞人之言也言此欲女商再問以便示之逃途無如商逃而不復再問故下節只得又見武侯從病根說起而導以脩誠應天地之情為出乎逃途也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芧栗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嗜欲逃途之狀可憐可歎○酒肉字一篇點逗處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陪句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再從勞字入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應上性命耳目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口鼻驅心以就逃途者也此形也○無鬼之意重在以民力養耳目鼻口下文武侯遂借愛民偃兵以文其說逃途而不知返者固如是乎夫神者不自許也神不欲自逃夫神者好和而惡姦此明神所以不自許之故夫姦病也故勞之合病牧勞文唯君所病之何也形驅之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不荅嗜欲為病就愛民偃兵說開下文莊子即就偃兵以

攻其病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將彼之說截然斬斷下再發議○先揔說一層凡成美惡器也（註）美成于前則偽生于後故成美者乃惡器也君雖爲仁義幾且偽哉申說一層提仁義爲偽末段仁義唯且無誠形固造形（註）仁義有形偽形必作成固有伐（註）成則變固外戰有成必有變有變則與外相戰○又推顯也說一層○看他三層用筆之變此一層三句平列却以上一轉以下皆攻其病句統下二句更變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麋譙之閒（註）鶴列陳兵也麋譙高樓也無徒驥於錙壇之宮（註）步兵曰徒○二句上法同單論兵無藏逆於得單一句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三句上法同末句又帶兵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就論兵打轉使自審其爲病形神其戰不知孰善頓挫勝之惡乎在頓轉落治病之方挫君若勿已矣偃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攖導之以出逃途也誠字緊對嗜欲亦一篇之要應天地之情乃誠之極效與天爲一即後眞人知天之所謂也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掉筆收偃兵我脩其誠民已脫然于生死矣其愛民也何如而用偃兵哉○第一段指出逃途以爲一篇之主提出脩誠應天地之情爲導逃之主此段用意明愷易見入下三段雕奇并此段亦不易見耳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途義海大隗混成喻道之體具茨全覆喻道之用輔以六臣喻六識未泯猶以知見能爲聖雖欲之乎大隗而中道不免于迷襄城之野則郛郭猶存非洞庭廣莫之地蓋未虛廓洞達不惟賴之以求道者莫之適從即所謂精明之主亦昧

然無所向矣按義海之說甚妙余意黃帝居中央喻心也六聖喻六情也一聖逃則六聖皆逃也六聖立名亦必有意然不可考存疑○借黃帝喻言立逃途之案通篇更不再見逃途字後以囿于物代逃途至結尾以惑字收應立局最奇

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伏結尾問字脈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義海牧馬童子喻守心之神猶能問途尚庶幾焉○曰然者言其知之也未曾說出何途之後也下竟轉入問天下可知喻言之妙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天下即喻一身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若此即指下文遊六合之外先虛提一筆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瞀病義海瞀病目眚拘于形器而不能偏燭無外斯為病也○綰合病字妙ヒ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

此下就逃途坐是病立病字之義已足下

不復見

而遊於襄城之野乘日車乃能同其郭郭今余病少痊尚未遊于六合之外故云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至此則全無病矣○後大一通之云ヒ皆遊于六合之外也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寔繳一筆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天下前言至大黃帝復問逃而不悟也故下文就馬以至小者言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與前相馬○相映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去其目鼻口之為心害者而已○只言便足黃帝再稽首稱天師而退一聖不逃六聖皆不逃矣○第二段借黃帝喻言立逃途之案而但以神意相屬然是雜奇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辨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後應察士無凌誶之事則不樂三句ヒ法同用

縣空排列壁壘旌旗從橫萬里局陣俱一

改觀然却是堂上正上時為体勢不倫反覺奇耳

反○樂字妙世人逃途罔不由于樂也下文句上有一樂字在皆統于此三句也○唯此三句切儒墨下只仁義之士一句另應其餘皆囿於物者也所以逃途之故也後竟以物字代逃字矣此句概以嗜欲括之不另提已不易見襍叙于此段又錯見于中更奇

招世之士興朝後略應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後略應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教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九句上法同用正○後應○仁義逃途乃嗜欲之歸宅也亦平叙于中亦用筆奇處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兩句上法同用反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兩句上法同用正錢財不積則貪肴憂權勢不尤則窮者悲兩句上法同用反句亦變勢物之

起有崩崖破空之勢

徒樂變此句上法又與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一揔此皆前九句同用正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二揔○各種所持如順歲之叙言其執逃不悟也○應囿于物馳其形性應性命形神潛之萬物潛即沉溺于物之意再應囿于物終身不返悲夫三揔○第三段詳列賢愚貴賤盡凡人類莫不囿于物而出于逃途莊子睹之而悲故欲普救世人而發為指逆之言此自明立言之始意也然排空直叙又一奇突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筋力之士矜難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仁義之士貴際○羿與堯都是借以比惠子然以正意論惠子不過旁文堯所以伏後段論仁義脈惠子曰可突舉兩問入惠子不解何意離奇極矣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

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辨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矣舉兩問折入此句才入此句下又不待其荅即引証駁開此段文法總如虎跡龍踪風雲所至已復幻滅或者若曾遽者邪即引一人証其胸中之意靈心飄忽千古神來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鬻而夏造冰矣趣語曾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妙吾示子乎吾道於是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通義廢發之悅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妙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亦只是陽召陽陰召陰未始有迭奏之聲而以為音之君已○辨士無談說之叙則不樂且若是者邪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方且與我以辯相撓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果若曾遽者邪然待其荅而後引曾遽文情何嘗失之千里矣○莊子曰齊人蹢子於宋者其辨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命閽也不以完音義蹢擲同投也○子疑幼子不以完其所以守視之者不備也其求鈃音義鈃音堅似鐘而頸長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註唐失也鐘也以束縛音義縛音博有遺類矣愛子不若愛鐘為失倫矣○又一証夫楚人寄却襍三事三事又兩句子一句鍾妙而蹢閽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鬬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楚人有寄寓而投于閽者乃夜半而與舟人鬬所爭于舟人非處于岑之用也而足以造怨矣○又一証○皆所以証惠子之迷固也然益見世人觸處皆迷其失倫造怨無所底而究其痴迷可笑天下皆同一病（按又奇）而不知悟也莊子送莛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又一引）

慢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證奇）合上節爲第四

段用筆較上三段更離奇不特與上下文不屬即此兩節一貶惠子一傷惠子又如何聯屬細玩之然後知此兩節係倒裝文法蓋承前段悲字生來言舉世皆出于逃途我縱悲之而欲救之然此言說向誰聽此時惠子已死因追述當日與惠子所言而后說出惠子已死與惠子雖亦執迷不悟然猶可與言是因其質而猶可發子之狂言也而今已矣其誰與言之矣此莊子一片婆心欲覺悟世人而坐視大海之沉淪不覺傷心而涕流也其自傷與傷惠子之意淺其傷世人之意深也○忽將自己心事寫一段管仲

有病桓（齊）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病字旁文掩映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也（廉潔之士前未及其病與枯槁之士略同）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畔犇）不可解管子作好上識而下問畔亦豈忘彼我邪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問）德分人謂之聖（陪一句）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又陪一句）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

也其於家有不見也。不聞不見寓耳目之不逃勿已則隰朋可。招世之士與朝○引隰朋之不逃而與鮑叔對舉與下節相照○言外亦見管仲之逃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蔡有一狙焉委蛇攫抓見巧乎王。知士以下皆欲自見其巧也王射之敏給。註敏疾也句給續捷也搏捷矢。註捷速也矢往雖速而狙猶能搏○形其巧王命相者趍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顔不疑。歸到顔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極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顔不疑歸而師董梧。又帶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顔不疑之不逃進于隰朋矣○引顔不疑之解逃而與狙對舉與上節相照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顔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通義田禾即田和齊君也○旁証一句衆人之逃妙妙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子綦之不逃更進矣○世間一切萬孽重生何非自投塵網轉ヒ沉迷不可藥救要其始只是自賣一念之差遂至于此ヒ特就根苗上指破迷津以汲引衆生也又此節與上節去樂辭顯語皆對針遠嗜欲緊應首段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叙子綦畢又以悲字沉鬱廻翔以繚繞之將仲三節一束收應前段下兩節變筆總束前文仲

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欲夫子於此言古人之事○以言字設論引知字曰邱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不言之言不可加以言者也故未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言此引起德字邱願有喙三尺有喙三尺然後能言○又若一筆彼之謂不道之道彼謂此之謂不言之辯於此言正所謂不言之言○將言字反覆二子宕漾曲折遂開筆入德字迤邐徑迥別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伏後段知字脈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應辯士名若儒墨而凶矣就辯字又入儒墨一筆故海不辭東流開一筆入大字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寔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落到大人已應轉誠字下又開筆仍將大字宕漾曲折盡致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況為大乎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而況為德乎又從大字轉德字曲折盡致夫大備矣莫若天地合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又折一筆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應不囿于物無限曲折方轉合正旨反己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方合誠字○此節應不囿于物與脩胸中之誠將第一段第三段一為聯束而變一筆法觀者如入深溪曲徑渺然不知何所此用筆至平而至奇也○言外亦見仲尼不逃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又入子綦與前節迥

別而蹊徑又異召九方歅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九方歅曰梱也為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嗚呼世人皆以此為祥所以舉世皆逃也豈獨一九方歅哉○國君二字揔束魏齊吳楚諸君同食映酒肉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歅曰失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妙○以不祥為祥自以祥為不祥世人執逃斷與君子相反矣子綦曰歅女何足以識之而捆祥邪盡於酒肉應酒肉入於鼻口矣應鼻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為牧而牂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鶉生於宾若勿怪何邪註怪出于不意○怪字映前病字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應遊于六合之外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與天地為食視與國君同食何如邪○吾與之一層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怪與之為事為謀則逃逃則怪生矣○吾不與之二層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攖再一束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為事所宜吾與之而不與之三層○三層襍叙脩誠不為物囿于中亦變筆不令人明見其意也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有世俗之逃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天設此逃城以待人人又明知之而自中之可歎也子綦悲人之自喪又悲夫悲人之悲者而況其子邪無幾何而使梱之于燕盜得之于道國君之祥乃應于盜妙全而鬻之

凡以酒肉耳目鼻口者何非子綦之子邪

則難不若則之則易註全惡其逃於是則而鬻之於齊應怪徵適當渠公之街終身食肉而終音義渠公齊之富室為街正結應妙○此節又將逃途與脩誠不為物囿一為揔束子綦之子只借言亦用筆之奇也○共五節為第五段前三節引逃途者若彼不逃者若此而一節深一節直逼緊遠嗜欲後兩節皆揔束而後一節又深言嗜欲以揔束之也下段以仁義眞人兩推極而言之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堯且逃之視魏齊吳楚之君何啻糞壤矣子綦與許由之不逃皆所謂眞人也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仁義之士貴際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應首段仁合

義幾且爲○利是無誠之根就仁脫筆矯健義指其無誠便與嗜欲合成一意且假夫禽貪者器註仁義可見則夫貪者將假斯器以獲其又轉志○仁義所以終歸于嗜欲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覘也覘同瞥過目暫見也以一人斷制利天下譬猶以一過目欲所見無遺也○小利不足以爲利而人乃益相趨于偽矣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伏舜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註外賢則賢上未說不偽○略收有曖姝者完又提筆起有濡需者有卷婁者三峰插起突兀險怪所謂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曖曖姝姝而私自悅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以曖姝私智自逃者儒墨楊秉惠知士辨士察士之所樂也是以謂曖姝者也一峰平濡需者豕虱是也擇疏鬣自以爲廣宮大囿奎蹄曲隈

乳間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烟火而已與豕俱焦也豕蝨之以廣宮大囿安室利處衆人盈耆欲者也招世中民以下皆是也○又爲肉字煊染出許多色澤逃途于嗜欲者對此眞當愧死此以域進此以域退義海進退猶成敗○以豕蝨成敗即以豕蝨敗此其所謂濡需者也二峰平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奇語所謂仁義終歸嗜欲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接、堯、庶、知、賢、人、利、天下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即以一人斷制利天下也仁所謂卷婁者也三峰平○此段歸重仁義之士貴際也義也又忽以儒墨嗜欲平列作三項奇筆是以起神人引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不利則遠嗜欲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疏抱德煬和以順天下一誠之自然而已此謂眞人轉落眞人應首段眞人之言下文反覆就眞人言之以導世人之迷也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合蟻羊又閒入魚句法以古雋渾雅離合入妙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六情俱得而心君泰寧矣形神俱洽而性命之情不病耳目亦不病矣○句法承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古之眞繳古雋渾雅離合入妙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註居無事以待事再人以有事求無事古之眞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又以誠不誠迷不迷反覆推論藥也其寔堇也桔梗也雞癰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用、喻、又、開、一、逆、

言死生得失之無形即如藥之以時（接上、喻言、又、開、一、逆）為貴賤之無形也是何可勝言哉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見死生無常也上論眞人生死只是推論此因喻言又寔論世人之逆途用筆眞變化無方○二知字低昂見意遥接前後知字脉故曰鴟目有所適鶴脛有所節解之也悲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攖也恃源而往者也（妙喻、二承、妙文）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註無意則止于分所以為審）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註有意則無崖故殆○又將耳目心收到逃途妙）凡能於其府也殆（又找一句參差）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滋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四句兩反兩正參差）而人以為已寶（頂殆字）不亦悲乎（收應悲字）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不知問耳目心之所以殆與以為已（又、重、用、喻、收、）故足之於地也踐雖寶者之逃途也○一應問字領惑字踐恃其所不蹍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下文六大皆天之所謂也○自是以神人至此文如千峰錯落隨起隨伏而或正言或反言或旁言或喻言觀者目不暇瞬而猶迷其徑路五色亂明五聲亂聰如是觀矣）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通義大一造化未分也通之流行不窮也大陰極靜也解之化生于無也大目天聰明也

（支已窮水盡矣忽又接此輪囷磅礴之觀信乎造化之無窮也）

視之無所不照也大均大分也緣之各如其量也大方天地形體也體之合天也大信眞寔之情稽之內考無疑也大定一定之理也持之總持萬物而無外也○此是眞人眞本頌修胸中之誠應天地之誠眞本事此如何囿于物乎乃出聖人神之境乃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能盡超迷解惑之第一域也此道以本于天之自然也循此不已以有萬物之理相照徹也相契于冥匕之中若有執其樞者也無一毫矯飾始能有彼也彼即指六大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以解字陪知字收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以實理問便不失之有崖亦不失之無崖○再應問字領惑字頡滑有寔結穴誠字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搉乎凡頡頡滑稽皆有此實心寔理而可導之出乎迷途也此寔理古今不相代而不可以少虧者得此即天之所謂也可不謂有大揚搉乎闢亦不問是已三應問字遁落惑字奚惑然為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結得崚嶒峭峻○結穴出惑字然後知七聖皆迷匕字乃通篇之案豈不神奇絕世○第六段前半論仁義迷途乃以嗜欲推極而言之也後半論眞人知天之所謂乃以修誠應天地之情推極而言之也所以指世人之迷而解世人之惑者何所不至哉

一篇讀之而混茫也一段讀之而無端也先秦之文皆然蒙莊為甚此篇立意在悲世人之迷途而導之以出乎迷途也迷途二字但隱于黃帝喻言中通篇之文綿綿渺渺數千言皆論迷途而不再見迷途字焉辨其為迷途立言也非不再見以囿于物代迷途後屢應物字

即應逃遁結尾惑字即結穴逃遁也然而綿綿渺渺數千言物字只是大海微茫中之一浮蟻惑字只是廣莫窮山之外之一點微塵也而孰能辨也導之以出逃遁在于修誠應天地之情誠字雖數見然論逃遁且莫辨更焉辨其以修誠爲導逃遁也非所謂混茫乎第一段徐無鬼與武侯之論雖愷切易見然接第二段荒奇之文則與前段何涉第三段排空橫厲第四段脫亂空奇分讀之段段皆是至文合讀之則一段不接一段第五段似漫衍不復前文之妙而亦不與前文相接第六段

千峰錯出百變不窮文愈奇愈妙然愈與前文不倫非所謂無端乎嗚呼文章本于天地之至靈使俗儒皆能辨何爲至靈更何爲蒙莊之至靈乎莊子曰孰能相與于無相與也而解者難言矣

逃遁雖萬有不同而其要歸總不外于嗜欲第一段徐無鬼與武侯言即揭明斯旨後引齊吳楚雖不明貶諸君而與武侯相照則一嗜欲逃遁也從之遊者亦莫非一嗜欲逃遁也至後段結以堯舜蓋言勢位之所在即嗜欲之所起嗜欲相求未有不相偽者天地聖人之道

唯一誠而已一出于偽則于怪萬變之迷途輾轉以自喪其生平而終無復人理矣莊子謂仁義以利相勸則不能無偽則終遠于誠而終爲嗜欲之歸此所以歸宛嗜欲之迷途于仁義也誠之爲言純乎天理而已眞人一意合天故所出皆自然而無一毫私偽所以絶去嗜欲而直與天爲徒所以歸宛修誠應天地之情于眞人知天之所謂也莊子毀堯舜黜仁義雖非而以修誠爲導迷之說又何非聖人之旨乎其悲世人之迷途沉惻悽悱纏綿鬱結而不能已又何非聖人不忍之衷乎

篇幅雖長用筆雖變而通篇關轉呼應甚靈甚緊第一段指出一迷途第二段點出迷途第三段詳列貴賤賢愚之迷途第四段憑空設論其意要在寫出悲字以明欲救世人迷途之意也此四段全以靈氣相關轉而神脈腠理何其緊也第五段似漫衍而不知一節逼緊一節其論隱朋雖不迷然不免于招士之士顏不疑始與吳王遊始迷後方不迷子綦則不異于許由所謂眞人所謂知天之所謂也故能根苗上絶去嗜欲而一塵不染也蓋對針嗜欲爲言何其緊也下兩節總束前文盡

將前文一爲關鎖然後入下段論仁義窮嗜欲之根論眞人窮修誠之根前後呼應間不容髮而讀之只似無一段聯屬者所以奇也

則陽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通義〕則陽姓彭名陽字則陽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公。休。奇映後大人○不若公休以德言不若夷節以勢言彭陽意在勢也却先突言德妙ヒ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邪曰冬則擉鼈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清風灑然遺世獨立闊。方。接。戈。節。空說入彭陽之耳妙ヒ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開口即應說此却突舉公休公休不曾說完却又轉筆突接此ヒ二語亦應下一句在前却又倒裝十方、論戈、節下入手幾行無一平筆幽通曲達非復人間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交其固顛冥乎富貴之

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數語論小人趨勢情狀簡透痛切已抵千萬言爰書矣○此論夷節殉物也正意也却處上歸重公休歸重聖人只似論聖人是正意只似通篇之論皆聖人之推言倒賓為主立格奇○論夷節雖是主然不重夷節只重以夷節為殉物之引耳

夫凍者假衣于春暍者反冬乎冷風義海假衣于春何足以救凍反風乎冬何足以救暍違宜背理求之無益也○妙喻然亦不曾說完下又論楚王之為人

夫楚王之為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夷節正德公閱其孰能撓焉就楚王將兩人一束下只論正德不論佞人賓主奇絕

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窮達兩層帶上論勢下於人於物單就德言

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聖人德盛化神為人倫所依歸正與上凍者二句賓主合相對照故下云一間其所施若是其遠而一間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合繳

故曰待公閱休單繳公休應起句用明○只見賓不提此聖人寬講下故不復應公休見主奇

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伏後鹵莽滅裂其性之脈然亦就聖人提性字下文又就聖人反覆論性則後論性亦只似反應聖人

復命搖作而以天為師人則從而命之也義海綢繆謂世累糾纏聖人以道通之能周盡物理歸于一體復命搖作謂于靜默之際而有動作者存則知動作之中不離復命之道○以天為師謂動作一出于天之自然至于人物之理則從而命之耳此句乃此段論聖人之要下文兩節分應

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忽然掀舉知之量有限奇橫○伏第三段知字脈然亦就聖人伏知

忽用排比亦整頓亦瀏漓

字下文又就聖人反覆論知字則第三段亦只似論聖人若之何其恒無幾若何○上文兩提筆已屬靈虛縹緲無路可通此又用若之何為轉下文生而美者人與凡兩用若之何筆路與折清奇曲而愈曲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以知字合性字又以人之鑑陪下文聖人之愛人兩節中又皆以聞字陪知字是多少曲折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之量有限欲襯出下文十仞之臺懸衆間與得環中以隨成與物也却用如此曲累之筆已令人不解下又先接舊國舊都証性善益令人不解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邱陵草木之緡註緡合也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人性本善聖人以其本善者還之豈憂乎知之量有限而所行恒無幾哉此又暗繳知字也然伏鹵莽滅裂其性益為親切突接以十仞之臺懸衆間者也聖人之命物有如是不提聖人突接此句為喻飛空而至令人無處捉摹冉相氏註古之聖王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此注入則從而命之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聖人秉環中以應物無終始時幾之分一與物化而不化者也曷嘗有一刻之少間哉然則豈憂乎知之量有限所行無幾而時其有止哉○自憂乎知至此應人則從而命之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接師天却用翻空之筆為殉物立案橫斷一句于中下竟接敘師天之事賓主離奇顛倒極矣其以為事也若之何聖人師天之事若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

上文轉折嚴勁者此數語以寬活之

始有始未始有物（襍篇一句）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洫其合之也若之何聖人之師天而與物于中（再開）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爲之傳之從師而不囿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之名嬴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爲之傳之（湯得臣爲傳從師而不囿于物）得此隨成之道爲之司其名ヒ之所在法即嬴焉而湯與其臣得以兩見于後世仲尼盡慮思以爲天下後世之傳是一者其可與天合乎然猶有名法之迹盡慮之迹存未可以爲合天也其容成氏之說乎此數語文義難解說者俱不當余解其大略如是然曲奥奇古周秦文法亦時有之

容成氏曰除曰無歲無內無外（除盡日則無歲之可名無內之可名則無外之可名此其可以合天乎○自其事也至此應復命搖作而以天爲師○第一段反覆數百言皆論聖人師天命物就師天反振提出與物皆殉句爲立言之旨但以前論喪節

文情迴變

相狹徹後不發明一字眞是神蹤鬼跡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用恥字醜字和怒字點綴妙）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讐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偶出一亂人字遂生出下亂人妙文）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妙文○亂人也者見諸人皆殉物者

也

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映後大人○一路逼出戴晉人與前公閱休相聯絡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入喻無端上文旗鼓一變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奇文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寔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辨乎單應蠻氏參差○玩世之文讀之快甚君曰無辨客出而君惘然若有亡也暗收怒恥醜等字

又一種情致

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伏後大人聖人不足以當之變易言之其實聖人即大人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嗃也嗃音孝叫呼聲吹劒首者吹而已矣吹小聲劒環頭小孔吹之吹然如風過也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于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吹也說歸大人合前段論聖人之旨○論勢位乃物之至微言外見殉之者可憫而當之者不啻一吹也此節是殉物見端處然歸宗于聖人只見賓不見主也孔子之楚舍於蟻邱之漿其鄰有夫妻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者何為者邪註極屋棟也稷ヒ猶揔ヒ言紛ヒ也仲尼曰是聖人僕也聖人僕妙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勢位

為政治民只為論性之引然亦伏後節君人者一段議論之脉

又一種情致

為物已微末世之勢位更微遺世獨立可也而猶見于人群是陸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乎與公閱休載晉人聯絡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邱之適楚也以邱為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邱為佞人也再點佞人却虛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蓋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言聖人僕且不以身殉物況聖人乎亦只見聖人不見殉物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寔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義海鹵莽滅裂不盡耕芸深其耕而熟擾之其禾繁以滋之齊量今變昔日之齊量

長茂深醇談理家何曾夢見

予終年厭殃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為故鹵前言性遁天離性滅情亡神詳言之也揔歸于鹵莽其性者性統言之也○以身殉物者種ヒ喪歟言之痛切欲惡之孽殉物多端勢位為甚以其欲惡之孽甚也為性萑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義海欲惡之害性無異萑葦之害苗蒹葭即萑葦之初生始則扶苗同長終則過盛害苗欲惡拔性失眞則形軀潰漏所向成疾必至澌盡而後已此治形鹵莽之報也○又借苗喻性再一痛切言之○此節是寔發殉物處然性從聖人來且亦不見殉物字柏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天下無邪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

曰始於齊思以齊天下也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强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即伊尹若已內諸溝中意本是極傷心語却寫得生動有奇趣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此明所以必以身殉之故古之君人者轉入君人筆情一變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已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已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言此正見聖人隨成與物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途而誅不至四語極盡亂君亡國之政民力知竭則

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而責可乎言在下者之殉物亡身皆由于在上者之殉物而驅之也殉物字仍不見又歸重于君人仍似歸重于聖人○共四節爲第二段以與物皆殉句爲案而反覆推言之推言之意不難見特以立案離奇推言遂不可測耳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引此不重伯玉之能化重在引出知字然亦與公閱休戴晉人相聯絡亦與聖人師天隨成與物相映合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引出知字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則

又一種情致

謙篇

所謂然與然乎應前知字言世人殉物由于知之量有限而又自以其知為知而不可救藥也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伯常騫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相耿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鰌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注以鰌為賢故搏幣而扶翼之使不得終禮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稀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于沙邱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知

邱里之言翌起脈益遠

之結出知字○單証世人之無知即一靈公之靈而論者紛紛如是況知其知之所不知乎合上節為第三段又上段之推言單將知字縮合知字脈亦從聖人來文境愈不可測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邱里之言太公調曰邱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通義此擬名也少與大對知與公對調燮於其間不可有知不能無知惟復本覺之性而不參以思慮之營ヒ也義海凡一邱一里之間必有年德之尊者考衆情而立論及各有里諺流傳以記風土事物是為邱里之言合異以為同也各有少長賢愚貧富得失之不齊散同以為異也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妙喻是故邱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大人合并而為公忽應大人仍合首段論聖人之旨到底不見主位離奇極矣是以自外入者有

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二句形容大人之公自不執隨成也由中出者性情之發正而不距環中也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形容大人之德之大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道字為聖人之推言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就道論大人之大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而方見此句乃用帶點又上下兩句應以類敘却夾敘此句于中神踪鬼跡有所正者有所差若時勢有不同而禍福之來亦異至于事有拂者而反以為宜人各自殉其情于物而萬有不同至有出于正者而反有不合此言無所不有也故下用大澤大山為喻比於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邱里之

從最遠引來忽然一句打合隨又揭開自此以至終篇皆用此法如仙靈隱現恍惚難測讀者何從著

作者更何從著意乎言又用喻收邱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山外之山海外之海邱壑益妙賓主益奇太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論道為公并撇却大人更奇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辨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但因其大而號之為道可也即其已見為有者而以名道乃將得何物可與道比哉則若以邱里之言為道之辨譬猶狗馬為萬物中之一物其不及遠何可以道里計哉○以上明邱里之言亦為道中之一物于曲萬變只說歸大人至此又說歸道體賓主奇絕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

發端愈濶愈正脈愈遠

時相伐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帶欲惡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寔之可紀精之可志也義海天有陰陽四時人有欲惡去就物有雌雄判合橋起憑虛而起庸有用是而有言事或無因而有因皆出于天人萬物之變化而本于道之緒餘○論物萬有初生之所起一層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義海隨次序以相理而君臣父子之義明憑虛運以相使而窮始反終之機著故其言之所至極物而止○論物萬有循環相生以復歸于無之所起二層○漸入物字然只從道之所由起而道之在大人則非所議到底歸合聖人賓主奇絕少知曰季真又發一端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

二家之說與正脈愈遠

論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以上明物

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太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帶點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忽又結撰到此句仍是帶點却暗ヒ打轉神踪鬼跡義海季真接子當時有此二家之論各執一偏猶楊墨之不合平道故以雞鳴犬吠鄙之人皆知其鳴吠而不知其所以鳴吠又安能知其所自化哉以此理析之道本至精至無倫大至不可圍或使莫為皆不離乎物莫免于或使則是莫為則虛義海或使有由然則是也莫為雖虛有名則是係之未得為全無也○斷論二層

息○斷論一層

有名有實是物之居此言物寔無名無寔在物之虛此言道寔○自此反將物字觀道字更奇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此言以寔

求虛愈失其虛未生不可忌已化不可阻（註突然自生我不能禁忽然自死我不能違）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覩此言即寔即虛須得于不言之表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不知道體乃假于疑詞以愚人也○斷論三層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物雖萬有不同而言之所無同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彼所言之歸一理而已與物終始而已○層上逼歸物字然據是從物字歸重道字○斷論四層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為名所假而行只重論道或使莫為在物一曲方正應物字然就二家之說斷論只似旁文○斷論五層夫胡為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有所極所言之理足道也終日所言盡道而道豈能盡所言之理不足非道也物也終日所言盡物而物亦豈能盡道物之不可盡蓋非言默之所能載也超乎言默之表斯為道之極議而物在其中矣○以上就兩家之說明道物之分而就言道者以道物雙結于曲萬變畢竟歸重于道畢竟不見主位奇絕○第四段亦反覆數百言處上歸合大人以道為公後半反借物字歸重道字蓋論物道之辨言外見物必不可殉然而難為真宰矣

論殉物者之遁天滅性而無所底也殉物以勢位言即蒙上篇餘義而立格之奇又從來所未有蓋為殉物立言殉物主也大人師天以道為公反言也後單論道體又反言之推言也主未有不以正見反言推言未有不

以旁見者即或倒賓爲主倒主爲賓離奇顛倒以亂人視聽然待其乾坤定位神鬼潛踪而主未有不還爲主位者蒙莊此篇乃更闢一奇更創一局通篇惟第二段係正論然亦是正論之推言殉物字雖三見却反從旁文帶出自始至終一乾坤顛倒而已一鬼跡神踪而已豈耳目所曾見豈意量所能推測乎

第一段論聖人師天命物殉物之反言也論夷節雖屬正言然反從夷節歸重于聖人是主反爲賓賓反爲主而就聖人師天作翻筆揭殉物立案是主之立案反爲賓之翻案也第二段是解所以爲殉物殉物之推言也然必殉物之說已明推言之旨方易見上段反以殉物爲聖人翻案是殉物之旨未嘗說明如何識得此爲推言也而況論戴晉人市南宜僚與上段論聖人相聯屬鹵莽滅裂其性與泣齊人之皐又似爲聖人反言且歸重于聖人者是主之推言亦只見爲賓不見爲主也第三段接知字論亦是殉物之推言然又從第二段推究言之是又第二段之推言也第二段來脈尚不明此段之來脈更如何識得且知字發脈又從聖人來則此段

之接知字觀者自以爲論聖人是亦只見賓不見主也

第四段論邱里之言處處歸合大人後論道體又大人之推言總不外首段論聖人之旨而一則借論邱里之言帶出自殉殊面一則借二家之說帶出爲物所傷後層層逼歸物字然總是從物字歸重道字結末更以物字陪道字雙結是又從反言之推言帶出主位而即以主陪反言之推言而結束通篇也賓主離奇顛倒乃從所未有矣且從反言轉入正論之推言又轉入推言之推言又以反言之推言收反言并收正言布局設陣也

如九曲羊腸而每發一端每引一意又重重引証重重推論如雲山萬疊中而一邱一壑又有無限雲山無限邱壑觀者不能指何者之爲雲山何者之爲邱壑也是又豈耳目所常見意量所能推測乎

卧齊物論
和之以天
倪也

寓言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巵言日出和以天倪義海寓重居十之九七謂世俗之人中無主故從權立言乘機化導俾從信而入巵言解者不一巵之貯水喻言之載道ヒ非言所能盡水亦非巵所能量故其言日出而不窮葢和以自然之分也○寓言重言寔也巵言主也提三言蓄陷笑兀不知所自來寓言十九藉外論之只此一句解寓言下皆明不得不寓言之故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世人以形迹爲匪譽使譽者不出于其父而人反信之矣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爲是之異於已爲非之人未有不自隱其罪者至于人之罪可以直言矣然又皆以已之同異爲是非盡是形迹異同之見而不可以理說焉得不托于寓言與引前人之重言以導之也是非異同此處

旁論耆艾亦正見君子不可不立言而惜後世之名也

即齊物論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也

無言即齊物論寓諸無竟也

已明故下解重言只論著故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耆艾不解所以要重言之故

前人耆艾已言之言倒裝句○只此一句正解重言下皆反說非耆艾不可以為重言

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年雖先而言無經緯本末以自期于耆年者是不可謂之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無以先人是與草木鳥獸同腐尚可謂之有人道乎人而無人道則謂之陳死之人耳何得謂之耆艾乎

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因以曼衍吾之性情而以窮吾之年也此莊子自敘立言之意

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

換筆

萬事萬物之理殊途同歸本一齊者也惟不言則萬理皆全可以云齊若立一齊之理于此而加之以言則不齊矣設一言之端于此而以合一齊之理亦不齊矣所以聖人以無言立教也今欲立言仍本于無言以為言可也

即齊物論中語引以證無言

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于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言無言乃能久存于天地非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孰能言無言非無言孰得其久乎○總解一層

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萬物皆以種化生萬有不同而各以形相禪周而復始若循環焉而不可得其倫理

即齊物論休乎天鈞

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註夫均齊者豈妄哉皆天然之分也○單解天倪一層○寓言重言為世俗人設不得已也巵言所以言無言以自寓其性情以窮年以合乎天行之化也此段自序立

孔子謝之二語已抵顏淵喟然一歎矣受才以下又就体用內外寫出孔子過化存理是際千古推尊孔子者何的道得直字而猶距莊關莊嗚呼曾何傷于日月乎

言大旨下皆旁引聖賢以為巵言以見其生平學力合乎天行之化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所以窮年○以化字代天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非寃其五十九之非正歎六十之化惠子不悟故又以孔子謝之之矣解之此與前篇引伯玉迥乎不同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頓宕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孔子謝其有為之迹而行其自然一無言之化而已是乃所謂孔子○點化言字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言孔子受才于天地之大本復天地之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註鳴者律之所生言者法之所出而法律者衆之所為聖人就用之耳故無不當而未之嘗言未之嘗為也○再點化言字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註好惡是非利義之陳未始出于口也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讙立讙音謊逆也直用人之口耳天下之定註口所以宣心故用衆人之口則衆人之心用矣順衆心則衆心信矣誰敢逆立哉因天下之自定而定之又何為乎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引孔子証無言之化願學焉而歎為不能及也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此化字另一義亦與前化字並陳妙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註洎及也弟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註縣係也謂參仕以為親無係祿之罪也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註參親以適不問其具若能無係則不以貴賤經懷而平和怡暢盡色養之宜矣彼視三釜三千鍾如鸛雀蚊虻相過乎前也註彼謂無係也夫無係者視榮視若蚊虻鳥雀之在前而過去耳豈有哀樂于其間哉○

引曾子不能化行于無為故以榮祿為哀樂所不屑為也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點化言字○因言以至于大妙言也）一年而野（註外權利也）二年而從（註不自專也）三年而通（註通彼我也）四年而物（註與物同也）五年而來（註自得也）六年而鬼入（註外形骸也）七年而天成（註無所復為）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註所遇皆適而安）九年而大妙（註妙善也善惡故無往而不冥此言久聞道知天籟之自然將忽然自忘則穢累日去以至于盡耳（通義）鬼入恍惚不可為象來者入于其中而不出所謂存神也天成天然成就無造作也鬼入尚有形神之分天成則渾然無內外之可見不知死生形神俱忘知太虛也大妙者體天地萬物無內無外不容思不容言也（義海）大妙則極數造微神化莫測能以無為為宗乃可登假于此○以上言積久聞道以至于化一層

生有為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註生而有為則喪其生自由也由有為故死由私其生故有為今所以勸公者以其死之由私耳夫生之陽遂以其絕迹無為而忽然獨耳非有由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通義）疑而不決之詞以見不能思議也大妙也○又就生死論有為無為而歸于化二層

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始貼有命無命乃隨拈以見義須活看）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通義）稽諸天則有歷數考諸地則有人迹以為據人之可知者此耳然其不測無端者不可盡也吾于何而求之終始不可知似無命也而又有命襁盈福謙相應不爽有鬼神也而或未盡然此道之所謂大妙也命言稟受之初鬼言人為之應命常也鬼變也義海此言造化精密難窺使人反究天地之始終靈物之隱

清虛平造飄忽無端到了只作疑詞可悟造化之妙

即摘取齊物論一節而稍變易之　此節帶寓言

顯盡性而至于命明鬼而格乎神在乎力行心契則功躋大妙矣○又就天命人鬼而論歸于化三層○此引子游子綦之以道妙相傳亦願學者也合前兩節為一段所以自著生平從違向往而引以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也

衆罔兩問於景曰〔義海〕影外微陰曰罔兩依附彷彿于其間其陰參差疊出故曰衆罔兩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叟叟也奚稍問也〔通義〕叟叟若隱若顯之狀指罔兩奚稍問言本無問何忽然略問及此予有而不知所以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通義〕蜩蛇比形甲蛻比影而甲蛻有質影則可見而不可執故曰似之而非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況乎以有待者乎〔通義〕屯而為有代而為無此影之待明暗而又待于形者形之生待于造化而其動靜亦待造化而然也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通義〕強陽健而無息之稱強陽者又可以有問乎〔義海〕此論物理相生有若因待而或有或無非因非待以譬形生之始思慮之端亦猶是也影生于形非日火則莫見若相因也日火雖光非形則無影本于獨化也齊物論所謂眞宰即獨化之主萬物萬形賴之以生育運動而因待有無之所從出也知獨化之主則眞我長存彼之聚散有無不足問也○此自喻其獨化而引以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也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荅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問是以不敢今間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

雎雎盱盱（通義矜衒之貌）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言無言）陽子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註尊形自異故憚而避之也）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註去其夸矜故也○引老子教陽子之言以收束巵言也合上節為一段前段亦不明應巵言此段更蕭散曠逸不知所往）

孔子疾殁世無名君子所以重三不朽也雖然垂功後世天也德與言在我也豈奪于天乎德為重言次之然立德矣而無言不傳也故曰修詞立其誠故乾坤著彖典謨垂治而刪定贊修屹屹以窮年也莊子大人之學也天人之懷也而生于亂世其能已于言乎然聖人所已言莊不必言三代以來之學者各自窮其所言而為人人所能言莊又不必言而莊以縱恣奔逸之才發而為恢恑怪譎之言窮山海之奇耳目所未嘗見訣乾坤之奥神靈所不能秘而詆堯舜毀仁義滉瀁于端不知所主見之者或以為鬼怪或以為神奇或以為道家言或以為放乎形骸而以言自喜或以為窮乎今古而以言自悲莊子曰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蓋其所言天行之化也和之以天倪也巵言也因

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後之觀者誰則知之哉故自著此篇以明其立言之意至于恢奇荒渺與襍引前人之言又自明之曰寓言也重言也世人拘于形迹異同正言不能喻故借寓言重言以曉之也然非窮年之言也於戲莊明自著之如此而後之觀者誰則知之哉

立德固賴立言以傳然無德陳人耳其言何足以傳此篇首段明立言之旨後雖點化言字然竟不復收應卮言何哉葢又自明其德也又自明其生平所言皆言其德即卮言也何以明其然也其生平學道之所造欲如孔子之化而不能比之曾子之縣其罪而不屑其如顏成子遊之學于東郭子綦以造于大妙乎是其大妙也如影之于形有而不知其所以又如老子之所以教陽子亦爲大妙乎何非天行之化哉以此而言卮言耳和之以天倪耳而孔子之未嘗言子綦之言老子之言又何非言無言哉卮言耳和之以天倪耳然則擬莊子爲道家言與自喜自悲者不益可恍然哉

齊物論是莊子全副精神命脈之文其所言天人物理無所不該無所不備此篇自叙生平所言處處摘取齊

物論中語以爲大旨可知莊子之所自許矣

起得空冥無首也結得蕭散無尾也主在巵言只首一段論巵言又以寓言重言陪說後二段不應巵言而巵言在其中遊龍之變幻不測也

蘇子瞻謂此篇後即當接列御寇讓王盜跖說劍漁父四篇疑爲後人所擬余謂此篇自序其言已畢不獨四篇爲偽也通義謂天下篇爲南華後序然出於學莊者非莊子作也此言良是